

凝眸斑驳的时光

「苏联」帕斯捷尔纳克 / 著

马永波 李冬冬 张春媚 / 译

Пастернак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凝眸斑驳的时光

[苏联] 帕斯捷尔纳克 著
马永波 李冬冬 张春媚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凝眸斑驳的时光 / (苏) 帕斯捷尔纳克著; 马永波, 李冬冬, 张春媚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9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ISBN 978-7-5594-0967-6

I. ①凝… II. ①帕… ②马… ③李… ④张… III. ①散文集—苏联 IV. ①I5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02653 号

书 名 凝眸斑驳的时光

著 者 (苏) 帕斯捷尔纳克

译 者 马永波 李冬冬 张春媚

责任编辑 孙金荣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967-6

定 价 36.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 001 柳维尔斯的童年
- 075 保护证书
- 201 来自图拉的信
- 213 无情
- 223 小说中的三个章节

柳维尔斯的童年

第一章 漫长的日子

热尼娅·柳维尔斯在彼尔姆市出生、长大。后来她对往事的回忆，如同她当年的玩具船和洋娃娃一样，都沉没在家里到处都是的毛茸茸的熊皮里。他的父亲是隆耶夫斯基矿山的业务主管，在丘索瓦亚的厂主中间有一大批客户。

别人赠送的毛皮都是深棕色的，软软的。她儿童室里的那张白色母熊毛皮好像一朵散落的大菊花。它是专门为“小热尼娅的房间”添置的——在商店里选中、谈好价钱后买下来，并找人寄回来的。

每年夏天，他们都住在卡玛河对岸的别墅里。那时候，热尼娅都是早早就被大人哄上床睡觉的，她看不见莫达维利哈区的灯火。但是有一次，那只安卡拉猫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吓到了，在睡梦中猛地颤动了一下，把热尼娅惊醒了。于是她看到大人们都在阳台上。垂在横梁上方的赤杨树枝叶繁茂，像墨汁一样变幻着颜色。杯子里的茶水是红色的，袖口和纸牌是黄色的，呢绒桌布是绿色的，这些就像是梦魇，但这梦魇有着热尼

娅很熟悉的名称：他们在打牌。

然而很难断定在河对岸发生了什么，它很遥远、很遥远，没有名称，没有清晰的色彩，没有明确的轮廓，它是激动不安、可爱而又亲切的，它不是梦幻，不是那种在香烟的烟雾里辗转反侧、喃喃低语，把鲜明飘忽的影子投射在走廊棕红色的木柱上的东西。热尼亚哭了起来。父亲走了进来，向她解释。英国女教师把身子转过去对着墙。父亲的解释非常简短：

“那是莫达维利哈，没羞，这么大的姑娘了。睡觉吧！”

小女孩什么都没弄懂，只是满意地把流下来的眼泪咽进嘴里，她本来就只有这点要求：知道那个未知的东西叫什么——莫达维利哈——那天夜里，这个解释就说明了一切，因为在这个夜晚，这个名称对孩子来说还具有完整的令人安心的意义。

但是，第二天早上，她开始提与此相关的问题了：莫达维利哈是什么地方，那里的人们夜晚都在做什么。她知道了莫达维利哈是家工厂，国营工厂，那里生产生铁，用生铁又生产……但她已对这些不感兴趣了，她感兴趣的问题是，那些被称作“工厂”的地方是不是一些特别的地方，谁住在那里；不过她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她把这些问题故意隐藏起来了。

这个早晨她就走出了自己的幼年，那个昨天夜里她还生活在其中的幼年。她平生第一次对某种事物加以怀疑，这种事物或者留给自己，或者，只对下面这种人敞开，他们会大喊大叫和惩罚别人，会抽烟，用门闩把门插死。就像这个新知道的莫达维利哈一样，她平生第一次没把心里想的事情都说出来。而

最重要的，最需要的，最令人不安的事情都被她独自隐藏在心里。

转眼几年过去了。孩子们自打出生起就习惯了父亲的经常外出，他们把这种情况看成是父亲身份的特殊之处：很少与子女共用午餐，从来不在家吃晚饭。他们越来越频繁地在空荡而庄严的房屋里玩耍，吵闹，喝水，吃饭。而英国女教师冷冰冰的说教代替不了母亲的存在，母亲的暴躁和顽固像一种亲切的电流使家里充满一种沉重的气氛，但这沉重也是甜蜜的。北方的日色静静地透过窗帘涌进来。它没有微笑。橡木餐柜有些发白，银制餐具笨重、艰难地堆放在里面。英国女教师用熏衣草液洗过的手在餐桌布上方移来移去，她不会给任何人少分一份饭菜，她拥有取之不尽的耐心；她富有高度的正义感，她的房间和她的书籍永远是那样的安静整齐。女佣端上饭菜后，会很长时间留在饭厅里，直到取下一道菜时才去厨房。一切都愉快而舒适，但却悲哀得可怕。

对于小女孩来说，这是充满疑虑和孤单的年纪，感到自己有罪以及因无法用“基督教”表达明白，而希冀用法语的“基督主义”来表述某种东西的时期。有时候她感到，由于她的败坏和顽固不化，一切不可能好，也不应该好，这都是活该如此。然而，孩子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些，恰恰相反，他们的全部身心都在战栗和徘徊，完全被父母在家时对待他们的态度给弄糊涂了，那时，父母亲称不上是回家，只是回到这个房子。

父亲偶尔讲讲笑话，但总是不太成功，有时还很不恰当。他能感觉到这一点，也感觉得到孩子们明白这一点。他的脸上

总是浮现出窘迫不安的愁苦表情。但是当他生气的时候，当他失去自控力的那一时刻，完全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对任何感情都没有反应的陌生人，孩子们也从来不敢和他顶嘴。

但是从某一时刻开始，他对孩子房间里传出来的埋怨以及孩子们眼中流露出来的批评已经麻木了。他感觉不到批评。这样一个不易被任何事刺伤、变得让人认不出来的卑微的父亲，同那个发怒的父亲——那个陌生人截然不同。他抚摸两个孩子，对女儿的爱抚较儿子多些。

可母亲常使他们两个感到难为情。母亲尽情地给予他们爱抚，给他们礼物，一连几个小时和他们共度时光，但偏偏此时的孩子们最不希望这样，此时的一切会使他们感到是在不劳而获，他们幼小的心灵因而受到压抑。母亲本能并且任性地给孩子们起亲昵的外号，在这些昵称中，他们甚至认不出自己了。

当他们心中出现少有的安宁、不觉得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时，当内心深藏的秘密——那种好像出疹子之前的高烧一般遮掩着的东西不再使他们良心不安，他们常常会感觉母亲是个冷漠的、回避他们并且无缘无故就发火的人。邮差来了，信是寄给母亲的。她收了信，并没有道谢。“回自己屋去！”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他们沉默地耷拉着头，一种落寞感袭上心头，长时间陷入沮丧和困惑不解之中。

开始发生这种事的时候他们往往是哭一场，后来，在母亲一次猛烈的发火之后，他们害怕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切演变成深藏在他们心中的对母亲越来越深的反感。

父母对待孩子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合时宜，一方面，这些不

是因孩子们引起的，都是其它无关的原因。同时，这使双方产生了疏远，这种情况总是谜一样那么难解，就如同晚上，当所有人都睡下的时候岗哨上空低沉的呻吟。

孩子们就是在这种环境的培养下成长的。他们没意识到这些，因为连成年人都很少认识到或感觉到这种环境是如何形成的，调整并且捆绑在一起的。生活只告诉为数不多的人它在对他们做什么。生活太爱这个事业了，它在工作中只和那些祝愿它成功并且喜欢它的工具的人交谈。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帮助生活，可每个人都可以干扰它。怎么干扰它呢？是这样的，如果信任树木任其自由生长，树木就会不断地长出树瘤，或者完全连根死掉，或者把精力全部浪费在一片叶子上，因为它忽视了应该效仿的宇宙，并会在千里挑一地培育出某件东西之后，开始在千万个事物中只再生出一个模子的东西。

为避免心灵长出节疤，为了不让心灵的成长停滞下来，为了不使人类的愚钝混杂在永恒本质的创造之中，便出现了许多把人类庸俗的好奇心从生活中抽离出来的东西，生活不喜欢面对人工作，并且千方百计地逃避人。为此，便产生了一切真正的宗教、所有共同的观点和人们的一切偏见。其中最突出、最能够为人消解愁闷的是心理学。

孩子们已经走出了未开化的幼儿阶段，处罚、酬劳、奖励和公平正义的概念已经稚气地渗透进他们的内心，并把他们的认知引向一旁，允许生活和他们一起创造它认为需要的、有价值的、美好的东西。

霍桑小姐不会这么做。有一次，柳维尔斯夫人无缘由地对孩子们大发柔情，却因一个微不足道的理由对这位英国女教师出语尖刻，于是她便离开了这个家庭。很快，她的位置就不为人知地被一位干巴巴的法国女人取代了。在以后的回忆里，热尼娅只记得那个法国女人像苍蝇一样没有人喜欢。她的名字已完全被遗忘了，热尼娅甚至说不出在哪些音节和发音中能碰到这个名字。她只记得法国女人先是呵斥她，然后拿起剪刀，把熊皮上沾着血渍的地方剪掉。

——她觉得，从那以后，要经常遭到大家的训斥了，她的头将再不会有好过的时候，要经常疼了，她喜欢的那本书中的那一页将再也看不明白，它在她的眼前将变得一片模糊，就像午餐后的教科书。

那一天被拖得那么漫长，那天母亲没在家，热尼娅不为这些感到可怜，她甚至觉得，妈妈不在家她反倒很高兴。

在 *passee*（过去时）和 *futur anterieur*（先将来时）两种形式中，在给风信子浇水，沿西伯利亚街及奥汉斯克街散步的时候，那漫长的一天很快就被忘掉了。它被忘得那样彻底，以至于她生活中下一个漫长的日子，是她在傍晚时分于灯下阅读时才发现和感觉到的，当时那篇情节进展缓慢的中篇小说使她陷入许许多多无聊的思索之中。后来，每当她回忆起当年他们住在奥辛斯克的那所房子，眼前总是浮现出在那个漫长的第二天

行将结束时所见到的情景，那一天实在是太长了。春天已然来临。在某一个夜晚，是那样准时，缓慢又虚弱的乌拉尔的春天忽然大面积地蓬勃起来，随后迅速地蔓延至各处。灯只是把夜晚的气氛衬托得更加虚空，它们不是在发光，而是像害病的果实，由于污浊又发亮的积水而由内向外胀大，似乎要胀破它那浮肿的外皮。它们并不存在，它们又存在于需要的地方，在自己的位置，在桌子上，从雕塑装饰的天花板上垂下来，在小姑娘习惯见到的位置。同时，灯与房间的关系比它们同春日天空的关系少得多，它们似乎紧紧贴近天空，好像被端到病人床边的饮料。它们一片赤诚地待在街路上。街道上，潮湿的地面上萦绕着看院人的说话声，一到晚上，日渐减少的融雪的水滴又结成了冰，灯火整夜匿了踪迹。父母外出了。不过，母亲好像将在今天，这个漫长的一天回来，也或许是在近日归来。或者，她会在偶然的时刻突然闯进家门。这些都有可能。

热尼娅准备上床睡觉了。她认识到，这一天和那一天一样漫长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起初她想拿来剪刀，剪掉衣服和床单上的那些地方，然后又决定把法国女教师的香粉拿来，用白粉把那些污迹涂上，就在她手里抓着香粉盒时，法国女人走了进来，打了她。所有过错都集中在了香粉上。

“她在搽香粉！岂有此理。现在她什么都懂了。她早就开始注意了！”

热尼娅大哭起来，因为挨了打，因为受到斥骂，因为受了屈辱；因为，她并没有犯法国女人猜疑的那种错误，她知道自己有件事，按她的理解，比法国女人怀疑的事要齷齪得多呢。

应该让它——她迫切感觉到这点，并且带着一种麻醉的感觉——在她的太阳穴和膝盖上感觉到它——应该让它看起来很模糊，感觉是染上了鱼子酱和威士忌——应该把它隐藏起来，尽管不知道如何或为什么隐藏，但无论如何也要遮盖过去。她的关节既酸痛，又像混成一片的催眠暗示似的在移动。这种令人苦恼、疲惫的暗示是身体的问题，身体把事情的意义对小姑娘隐藏起来，像个罪犯似的，迫使她认为这次流血是很恶心、很丑恶的事。“Menteuse!”^① 她只能否认，固执地把自己封闭在最糟糕的状态里，处于无知的羞耻和因街头的丑事而蒙羞的感觉之间。只能颤抖身体，咬紧牙关，忍住眼泪，紧靠着墙壁。还不能跳到卡玛河去，因为天很冷，河面漂浮着最后一批流冰。

无论是她还是法国女人，都没有及时听到门铃声。他们相互激发的兴奋消失在黑褐色熊皮的寂静中，当妈妈走进来时，一切都来不及了。她见女儿正满眼泪痕，而法国女人脸涨得通红。她要求一个解释。法国女人直截了当地告诉她——不是热尼娅，而是 votre enfant^②——她的女儿在给自己扑粉，还说自己早就注意到这点并有所怀疑了。母亲没有让她把话说完——她的愤怒可不是装出来的，小姑娘还不满十三岁呀！“热尼娅——是你做的吗？——我的天，到什么程度了？”（母亲在这一刻感觉，她的话还是有意义的，好像她早已经知道女儿在变坏，在堕落，她只是没有及时处理，才导致她堕落到如此地

① 法文，“撒谎的人”。

② 法文，“你的小孩儿”。

步。)“热尼娅，说实话，否则会更糟糕。你干嘛要拿……”柳维尔斯太太大概是想说“香粉盒”，但说出的是“这个东西”，然后抓起“这个东西”，在空中挥了挥。“妈妈，别信 m-lle^①的话，我从来就没有——”她大哭起来。但妈妈在这哭声里听出了其实并不存在的敌意的腔调，于是她感到歉意，有点心惊；依她的观点，应该纠正这一切，即便违背母性的本能，也要“提升到合乎教育原理以及理智的高度”。她决定摆脱同情心的控制，等待女儿让她深感痛苦的眼泪流尽为止。

她坐到床上，平静而空洞的目光投向书架的边缘。她浑身散发着名贵的香水味。当女儿恢复了平静，她又开始向她问了起来。热尼娅把噙着泪水的眼睛转向窗户，抽噎起来。浮冰顺流而下，想必是在哗哗作响。星星在闪烁。空寂的夜漆黑一片，它柔韧而冰冷，但是没有光泽。热尼娅把视线从窗口移开，从妈妈说的话里能听到一种不耐烦的威胁语气。法国女人靠墙站着，一本正经和用心教育人的样子。她像副官似的把手搭在表链上。热尼娅又望了一眼星空和卡玛河。她下定决心，不顾寒冷，不管流冰。她扎了进去。她语无伦次，表情异常，恐惧地对妈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母亲让她把话讲完，是因为她感到大为惊讶，孩子在这段表述中费了多少心思呀。她从孩子的第一句话就一切都明白了，不，不是的，当她在开始讲述前深深吸了口气的时候，她就明白了。母亲听她讲着，心里高兴，对这个瘦小的身躯充满了爱怜和疼惜。她很想扑上去搂住

① 法文，“小姐”。

小姑娘的脖子哭一场。但是，想到教育的问题她没有那么做：她从床上站起来，一把扯下被子。她把女儿叫到身边，温柔、缓缓地抚摸着她的头。“好孩子……”她语速极快地脱口而出。她大踏步走向窗子，把脸背向她们。热尼娅没有看见法国女人。她的泪含在眼里，妈妈站在那里——满屋只有妈妈的身影。“谁收拾床铺？”这问题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小姑娘打了个冷战。她开始可怜起戈鲁莎来。然后，妈妈用她懂的法语说了几句她听不懂的话，言辞很严厉。又用完全不同的音调对她说：“热尼奇卡，你先到厨房去，孩子，我马上过去，给你讲我和你爸爸租了一个多么好的别墅，给你们——给我们度夏用。”

灯又成了自己人，就像冬天，和柳维尔斯一家人待在家里时那样——炽热、勤恳、忠诚。妈妈的貂皮大衣在蓝色的毛纺桌布上好玩地挪来挪去。“打赢了我暂时留在布拉卡达季山上受难周结束前归如果……”，剩下的字认不出来，电报的一个角折着。热尼娅坐到沙发边上，感到既疲倦又幸福。她坐下来的动作端庄而轻松，与半年之后她在叶卡捷琳堡中学走廊里沿冰凉的黄色长凳边缘坐下时的姿态丝毫不差，那时，她刚考完俄语口语，得了五分，得到通知“可以走了”。

第二天早晨，母亲告诉她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还说这种事没什么，不要害怕，这种事以后还会发生。她没有提到任何名字，也什么都没有解释，但是补充说，以后她将自己承担照顾女儿的责任，因为她再也不会外出了。

在家中干了没几个月，法国女人便因为疏忽懒散而被解雇了。给她租了一辆马车，下楼时，她在楼梯平台上遇见了上楼

的医生。他对她的点头问候反应非常冷淡，也没有和她告别。她猜测他已经什么都知道了，便皱起眉头，耸了耸肩。

打扫房间的女佣站在门口，等候医生过去，因此，热尼娅所在的前厅里，嘈杂的脚步声和石板上传来的声音比平常持续得更久。少女成熟的初次经历就这样铭刻在她的记忆里了：清晨街道上隐约的说话声，滞留在楼梯间，清晰地渗进屋内；法国女人、女佣和医生，即两个有过错的女人和一个知情人，都在晨光、凉爽的空气和沙沙的脚步声中被清洗、消毒过了。

阳光明媚的温暖的四月天。“擦脚啦，擦脚啦！”这声音从空荡明亮的走廊这头传到那头。毛皮已经收拾起来了，准备迎接夏天。房间变得干净，焕然一新，轻松愉快地发出叹息。整个白天，在沉醉着久久不肯离去的白天，在房间的各个角落和正中间，在斜撑在墙壁上的玻璃里^①，在镜子中，在盛着水的高脚杯里，在花园蓝色的空气里，稠李花贪婪地眯缝着眼睛，打扮自己，狂笑不已，而金银花则在那边洗澡，被水呛得喘不过气来。庭院里整日整夜都响着人们无聊的谈话声；他们宣布夜晚已被废除，整日一边灌着催眠汤一样的东西，一边琐碎地念叨说，夜晚再也不会有了，而且不让任何人睡觉。“擦脚，擦脚啦！”然而，他们浑身发烧，喝得烂醉，耳朵嗡嗡响，听不进别人的话，想尽快吃完饭菜，然后推开椅子，弄出一阵噪音，跑回为了晚餐而累得整个人要散掉的白天，这个白天里，干燥的树木发出短促的声响，蓝色的天空传来叽叽喳喳的叫

① 夏天，双层窗的外层玻璃会取下来，剩下的内层玻璃仍留在墙上。